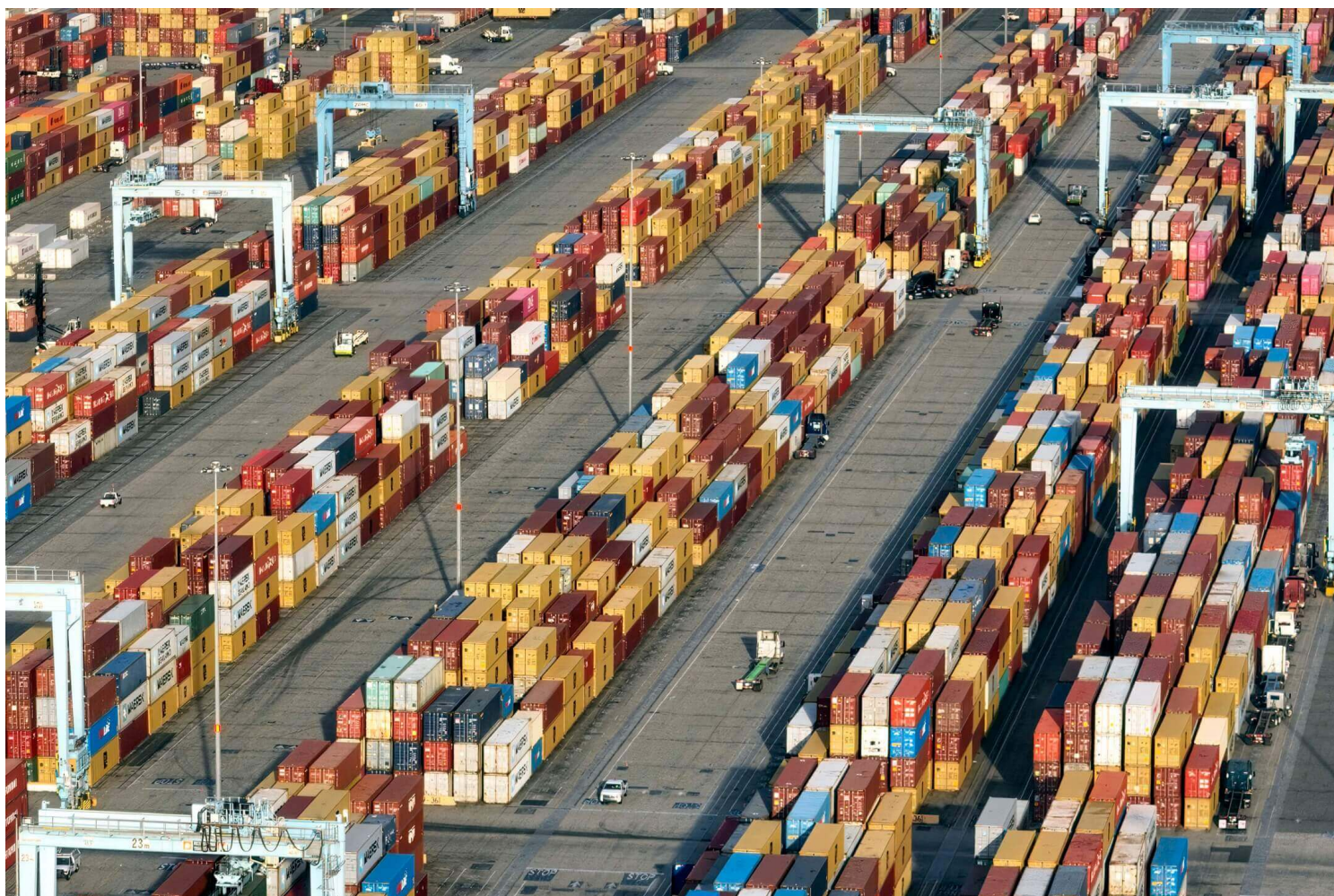


端 × 华尔街日报 广场

数据显示美国批准了几乎所有对华技术出口

美国将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科技竞争视为对国安的头号威胁。但有分析指美国商务部主导的一个审查对华技术出口程式批准几乎所有申请。



2022年11月，美国加州一个港口。摄：Jeff Gritchen/MediaNews Group/Orange County Register via Getty Images

WSJ

华尔街日报 ✓

华尔街日报记者 Kate O'Keeffe | 2022-08-25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美国已将与中国不断加剧的科技竞争视为头号国家安全威胁。但一份贸易数据分析显示，由美国商务部主导的一个审查对华技术出口的程式批准了几乎所有申请，并且在其监督下，一些特别重要的技术的出口也出现增长。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为1,250亿美元，其中需要许可证的出口不到0.5%。在这部分需要许可证的出口中，商务部批准了94%（2,652项）的对华技术出口申请。

分析显示，在2021年，批准率下降到88%，但数据汇编方法的变化导致不易对这两年进行比较。这些数字未计入“原样退回”（returned without action）的申请；“原样退回”意味著这些申请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由此看来，美国仍在向中国输出一系列半导体、航空航天零部件、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可能被用于促进中国军事利益的产品。

美国商务部表示，该部门专注于同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并与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的跨部门合作伙伴一起做出出口管制决定。

中国已经是一个科技强国，正在开发越来越精密的晶片以及其他先进技术。华盛顿以出口管制和制裁作为回应，而拜登政府本月早些时候签署了两党立法，花费逾500亿美元在美国国内扩张半导体制造设施。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官员不恰当地将美国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利益之上，认为有必要紧急修改监管制度以应对来自北京方面的威胁。

对于曾在美国国防部研究中国出口管制问题的前高级分析师Steve Coonen而言，对于出售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技术的许可证而言，如此高的获批率反映出重大的政策失败。

因对该许可证政策感到沮丧而辞职后，Coonen在2021年9月给同僚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我对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或向中国提供一些技术没什么意见。”他说：“可我对武装中国感到很不满。”国防部的发言人对于Coonen辞职一事不予置评。

美国的出口管制程序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小众话题，而现在，数十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在接受《华尔街日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其目的并非阻止中国崛起，而是为了延缓其崛起。《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时说，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应该继续与最强大的对手中国进行多少贸易的争论的中心。

曾在特朗普政府负责出口管制事宜的前商务部官员Mira Ricardel表示：“我确实认为中国是我们面临的¹最大威胁。”

Ricardel称：“美国政府内部还没有在经济上应该与中国保持什么关系达成共识。”对于技术出口，她说：“政府里面有人持这样的看法，即‘不，不，不，我们不能向中国提供任何东西’，但这种观点并不代表政策。”

一些官员警告说，加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会适得其反，因为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会趁虚而入，填补空白。曾在奥巴马（Obama）主政时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的Kevin Wolf去年在国会山作证时说，为了让出口限制有效，“我们需要盟友采取相同的控制措施。”“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合乎逻辑。”

但这种协调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也有一些官员认为，美国需要立即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做出反应，这项政策让美国无法保证转让给中国的技术不会最终落入军方手中。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旨在消除军工产业与民用部门之间的发展壁垒。

一些人对主管这一问题的美国商务部的作用提出质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说，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负责出口管制事务的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为使命，而美国商务部的目标却是促进美国出口，工业和安全局一直难以协调这两个目标，这种矛盾在涉及中国时尤为突出。

据知情人士称，2019年底，博明召集工业和安全局官员在白宫战情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指责他们违反了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对华政策。知情人士称，博明承认召开了上述会议，但最终未能改变该部门内部的态度。

负责出口管理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Thea D. Rozman Kendler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们要提高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为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她说。“相关行业是获得这一资讯的最佳渠道。”

主张加强美国出口管制的人还批评了历届美国政府和参与跨部门程式的其他成员，他们说这些人经常提供无效建议。

Kendler说，如果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的跨部门合作伙伴感到不满，欢迎他们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诉。

她说，工业和安全局在2021财年处理的41,000多份许可证申请中，只有57份被多次升级。

她称，王亚明女士曾在2021财年处理的41,000多份许可证中，大约有70份被多次拒签。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和能源部的发言人对前述出口管制程序表示支持，称该程式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简称ECRA），要求商务部加强对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和基础技术的管制，但批评人士称，相关工作进展缓慢。

商务部也不再管制更成熟的技术，比如一些半导体设备制造工具，这些工具对制造军用和民用晶片都很关键。联合国汇编的中国贸易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此类设备规模从2017年的26亿美元升至69亿美元。

美国晶片设备制造商泛林集团（Lam Research Co., LRCX）首席财务官在2020年9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一场行业游说活动过后，我们现在无需任何许可证就可向中国销售任何产品。”

对于美国商务部对待特定公司的方式所受到的批评，该部门官员Kendler不予讨论，但她表示，商务部一直积极专注于调整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

一些人认为，商务部限制特定中国公司的举措天然存在漏洞，他们对此感到担心。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机构Kharon表示，该机构已经发现成千上万家可能符合美国军事终端用户出口限制标准的中国实体，尽管商务部目前的名单上只有大约70家。

而且商务部的受限实体名单（通常被称为出口黑名单）并不阻止美国公司向这些实体的成员企业销售，只要求美国公司申请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通常会被批准。

已经在推动更严格出口管制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成员、得克萨斯州资深共和党众议员Michael McCaul表示，从2020年11月9日到2021年4月20日，美国商务部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和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 0981.HK, 简称：中芯国际）的供应商发放了价值逾1,000亿美元的出口许可证。在国防承包商James Mulvenon用文件证明中芯国际有中国军方客户后，美国商务部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

各届政府对于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对各家公司的出口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人认为，向中国科技巨头出售不太尖端的技术会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对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很小。

加拿大公司TechInsights Inc.的研究人员称，中芯国际最近实现了制造7纳米晶片的能力，这是其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先进的晶片。半导体分析师David Patel回应：“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美国商务部应当限制中

止制程取先进的晶片。半导体分析师Dylan Patel与道：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美国商务部本应限制出口许可证。”

中芯国际没有回复评论请求。华为不予置评。

前高级商务部官员Nazak Nikakhtar说，另一个问题是，一旦颁发许可证，美国几乎没有能力确保技术不会被转移，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适当的检查。

根据规定，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公司甚至不用申请许可证就能向实体清单上的中国客户出售技术。

中国人工智能巨头商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enseTime Group Inc., 0020.HK, 简称：商汤）去年告诉香港监管机构，由于该公司只有一家子公司被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因此该措施不会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监控研究公司IPVM在2021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问题，但BIS并没有收紧这一限制。商汤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根据规定，美国公司通常还可以通过在海外工厂生产商品，不受限制地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出售技术。

英文原文：U.S. Approves Nearly All Tech Exports to China, Data Shows][2](#)